

# 深水埗的教室

## 專訪家長

撰文：  
楊彩杰

整理：  
張明意

攝影：  
利天諾



Katherine

Adi

Navis

當英華女校因重建一事而從傳統名校區中半山，暫時遷移到人煙稠密的深水埗時，浮現家長心頭的第一感覺是擔心。擔心女兒放學遲了，晚歸時不安全；擔心交通時間增長了，女兒的身體吃不消；擔心暫時棲身的校舍不夠寬敞等等。但當重建之事矢在弦上時，他們會進一步想，家長作為學校的持份者，如何可以幫助學校推動重建計劃呢？

### 家長——學校的持份者

2014年是英華暫遷校舍的第三個年頭，從重建開始時的跌跌跔跔，到此時此刻的如火如荼，家長的參與裝飾了沿路漫天繽紛的风景。曾任家長教師會主席的Adi說：「開始時，李石玉如校長在家長教師會的會議上向我們清楚解釋學校重建的需要、重建的精神、分工計劃和將來的展望，她不僅希望家長支持重建，更希望家長參與重建，她這樣做，是因為她視家長為學校的持份者之一。」

為了安撫其他家長的不安，家長教師會成員多次實地考察深水埗，綜合了他們的觀察而製作出一份安全小錦囊，當中列出許多DOs AND DON'Ts；更有個別家長建議自組糾察隊，在深水埗區巡邏，經討論後發現實踐起來不易而沒有實行。談起這些「異想天開」的意念，三位受訪者，同時

也是家長教師會不同屆別的成員：Adi、Navis和Katherine都笑了出來。其實一切都是源於為人父母的慈心。這份慈心也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慈悲心。Navis說，有些家長看見英華女生穿校服在深水埗區行走時都會多加留意，她自己也會提醒女兒，如晚上看到低年級的同學遲歸獨自走在街上時，就盡量陪伴同學走到地鐵站。

旁人或許以為家長為學校做事只是出於一種愛屋及烏的心情，但當筆者聽三位前任家長教師會成員娓娓道來教師會一直以來為學校重建而作的、大大小小的付出後，筆者可以斷言，僅是一份愛屋及烏的心情，是不可能讓家長作出如此不計回報的付出。例如除了製作深水埗區安全小錦囊外，家長教師會五十多名義工還在自己繁重的工作以外，回學校做包裝、摺信等工作，更會抄錄重建紀錄片的文字稿、舉辦義賣曲奇籌款、寵物嘉年華、為音樂劇做戲服、多次出版會訊與其他家長保持溝通等等。

曾經參與義務工作的家長當中，不乏高薪要職的，也有不少「大忙人」，為甚麼他們會參與那麼多「微小」的工作呢？Adi解釋說：「一場曲奇義賣所籌得的款項對整個重建計劃所需要的資金來說，可能只是滄海一粟。或者某位稍為富裕的家長，

如Katherine或Navis (二人同笑)，輕輕簽下一張支票，便等同一場曲奇義賣所籌得的款項了。」

### 然而，這不就是英華重建的精神嗎！

秉承基督服務他人之精神的Katherine也補充道：「重建不僅僅是校舍重建，也是重

新塑造學校的凝聚力，讓校長、老師、家長、學生、校工等學校的持份者，按自己的能力，樸實無華地服務學校，一同延續學校百多年來的基督教傳統。」

這種優良傳統就是眾家長一開始為女兒選擇入讀英華女校時所認同的價值：真誠樸實、處事不苟。而家長，作為學校的持份者，也是學校薪火相傳路上的同行者。



### 深水埗的教室

回想自己聽到學校要重建，暫遷校舍到深水埗的消息時，除了久居深水埗十多年的Adi外，另外兩位住在中西區的家長Navis和Katherine都表示自己當時有很多憂慮。但是，Navis的女兒反過來安慰她說：「雖然校址改變了，但情懷應該會依舊的，因為老師沒變，同學也沒變。」她

很開心，因為整個判斷是女兒自己作的。深水埗老街坊Adi接著為深水埗「正名」：

「的確，根據數據，深水埗是香港貧窮區域之一，但深水埗其實沒有像傳媒所說的那麼龍蛇混雜。而且，我們說人情人情，應該是由人去建立感情的，地點雖然重要，但人更重要。因此，與其抱怨，不如想想如何把英華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落實到深水埗區裡吧。」

於是，家長教師會便舉辦了一些「落區」活動，帶學生和家長參觀深水埗，Adi說：

「英華大部分學生來自小康之家，平時活動範圍就在中西區。透過這些活動，學生可以去理解那些與她們背景

不一樣的人，那些與她們其實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人。」的確，就如作家羅曼·羅蘭所說：「理解生活才能熱愛生命。」學生每天走在深水埗街頭，她們現在或許不完全明白那些迎面而來的人，他們背後的故事，所背負的苦難，但種子撒下了，或許有一天當她們要思考將來何去何從時，她們會想起今天有人讓她們去學習理解。理解甚麼？理解他人，理解生活，理解世界。

深水埗校舍固然是一個教室，深水埗自身也是一個教室，它向同學展示了香港基層的生活，它教導了同學如何理解他人，如何做到共融。事實上，遷校舍一年後，深水埗的校舍還為學生帶來了意料不到的驚喜。那就是同學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低班同學與高班同學之間的關係變得更親密了。Navis說：「深水埗的校舍比原校舍小，但兩幢教學大樓的距離反而更近了，平時全校學生共用同一個操場，聊天也方便了。」

聞言，筆者耳邊好像響起了羅便臣道校舍十三層樓梯間，那來來回回的、「踏踏踏」的腳步聲。聲音裡的情懷，應該與深水埗校舍是一樣的吧。因為那些值得我們珍而重之的東西，一直都沒有消失，一直都存在於這所1900年便被創立的學校裡。